

淡淡 DE YOUSHAANG
DANDAN 的 忧伤

韩雨山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淡淡的忧伤/韩雨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ISBN 7 - 5063 - 3254 - X

I. 淡… II. 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317 号

淡淡的忧伤

作者: 韩雨山

责任编辑: 启天 榛子

装帧设计: 李栋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80 千

印张: 17

插页: 3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254 - X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郭力家

《淡淡的忧伤》读完了。这网上的“老韩头”、现实中的韩雨山给读者带来了什么？——所有城市都是一个城市，所有日子都是一个日子，你无处藏身；《淡淡的忧伤》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东北人咋整？东北人没整！？东北人咋整都行！掀开你身上的季节和年代，东北人的一生始终是个孩子。懒得长大，盲目要脸，赶上车祸不回家，碰上不平搭条命——真是一方水土长一方常识。

说他没文化，他办事贼讲究；说他人讲究，他指定靠不住——比较四方人物性格，东北人确是敢于表现勇于尴尬的楷模。

东北没有少年。东北人一出生就老了，你不老也得装老，只有装得老才能过一生。你看看作品中的韩雨山，一夜之间挥霍了多少儿女情长，你再看看作品外的韩雨山，一个二十几岁的东北少年，人已经是一座火山喷过，正初歇在天边，若隐若现，走近他容易，真要靠近他却已经很难很难。还是常言说得好，惟有忧伤，或许淡淡。

自序



二〇〇二年的春天在我活了这么多年的生命记载中，是最美的。以至于现在，或者是以后，每当我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和瓦蓝瓦蓝的天空，我脑袋立刻回到那时的情景，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美”，或者可以更深刻——“贼美”。

那年春天我还一个人猫在俄罗斯的小城镇中，我曾经在我写过的一些破烂东西中无数次地描绘过在那时那里我眼球曾收录过的一切，如果你经常留意我这个比较像混蛋的混蛋写出的文字，你就一定会发现这个规律。俄罗斯的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名我就不说了，因为在那片傻大傻大的土地上有太多跟我描绘的样子差不多的地儿了，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志我可能都混淆了，但是现在我不能。那时我住的地方和我一样被孤立了起来，那是一栋二十一层的宿舍，请注意是一栋，只此一栋，也就是说在它的周边方圆几里之内除了几个小木头房子之外啥都没有，全他妈是荒地。我就住在那个楼的顶层，所以我站在窗口放眼望去，那视觉感受就是勇往直前无法阻挡。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情，那就是伏尔加河在这座楼的四周画了一个带着缺口的大半圆，然后跑了。就这事儿整得我都有点儿纳闷，伏尔加河如果像只有十几二十米宽的饮马河一样我一点儿都不感到稀奇，但是不是，我开始到那里不知道它是河的时候，一直以为它是海，当然是河是海都无所谓，反正都是那玩意儿。不过这些东西完美地塑造了一个美丽的画面，然后我坐在二十一层的阳台上，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甚至很少能看到人，即使看到了也都是在河边脱光了衣服和裤衩的俄罗斯大姐。在那个城市那座楼上那些优美的画面中只有我这么一个中国爷们儿，多美的事情啊！开始的阶段我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觉得有些

孤单了，开始想在国内的那个女人那个谁谁谁要是能在这该多好，我天天搂着她坐到楼下的伏尔加河边喝啤酒去。还有我国内的那些哥们儿要是能在这该多好，我天天领着他们跑到楼下跟那些一丝不挂在晒太阳的俄罗斯美女喝伏特加去，啥时候把她们干倒啥时候为止。但是这些还是我一个人傻了吧叽的幻想，过去的都他妈过去了，谁也没有闲心陪我玩儿了，尽管我的心我的梦都还在他们身边，但是我已经死了，死得音信皆无。

后来我开始试着记录我脑瓜子中的一切，于是写这本小说的雏形阶段也就形成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伏尔加河边上，身边摆着几盒烟，说实话我贼能抽烟，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把自己抽死，但我太爷的经验告诉我不到你死的时候你一天抽十盒也白扯，因为他就是一天到晚烟袋不离嘴，结果人家活到一百零四，谁也整不了。我好像又跑题了，那天还有几瓶酒，我记得我后来迷糊了，然后眼前的河面上开始演电影，那场电影的场地和演员我都是贼熟悉，看得我傻呵呵地哭哭笑笑，因为那时我的脑袋成了一个投影机，眼前上演的完全都是属于我自己的画面。我的家、我的天地、我的一切都在那里，那就是那个城市长春，一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地方，再加上那帮愣吵的傻小子，当时这本小说的名字立刻就蹦出来了，《长春垃圾》。“长春”不必废话了，“垃圾”是什么？无用之物？我说不一定。一个家财万贯开奔驰住别墅的大款家里可能连二十一英寸彩电都成了垃圾扔到了门口，但被别人捡到了却会当成宝。再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家他可能把一个明朝的破碗当垃圾扔了，因为用着扎嘴，但到别人那里又成了宝贝。可能这些解释都有些牵强，你也可以说我在扯犊子，不过我只是想说我用“垃圾”两个字不是用来表明这些人就是无任何用处的废物，当然对于有些地方确实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些人对……来说就是正经八百的无用之物。但《长春垃圾》这个名字我却使用了很久，很多人因为这个名字认识了我，我也因为这个名字认识了很多，原因我可以这么认为，这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不愿成为垃圾的垃圾。我描写他们了，也描写自己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写了，我绝对不是夸这些人，我甚至想站在墙头上骂这些人：“你们他妈的怎么活的？”但偶然之间我又发现我是在骂自己。但在这里我不是被孤立的，我有一大帮子一大帮子的难兄难弟，站在这个社会的街头你随时都可以看一下，有多少人在这样活着，有多少人正眼看过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但我承认，甚至我一样要告诉你们也应该承认。人无论怎么活，只要你觉得自己不憋屈就行，事儿你就叫一声爱咋的咋的。消停的时候你再好好深思一下，你活着有多少痛苦，有多少是你控制不了的，有多少是你不愿接受的，有多少过去不再



来又追悔莫及的，最后你一定要想这些都是谁造成的，我想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跟我一样只有傻呵呵地骂自己了，因为你无论把什么东西拉出来当垫背的，你都觉得牵强，这是我们躲闪不了的心中的感觉。

这部小说我写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我写过的东西中最耗费我心思的一个，但我不能说它是最好的，我的每一个东西我都不敢说好，我认为都是乱七八糟的。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平淡，但平淡中对于那些东西的一丝淡淡的忧伤还是有的，所以现在的这个题目我也认为是贴切的，因为我写的这些不可能是在我龇着牙笑的状态中写出来的。很多时候我喝着酒叼着烟一天到晚地坐在电脑前，那时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倾诉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就这样舞舞扎扎噼里啪啦的写出了这么多。累的时候我就会到楼下的草地上躺一会儿，那时候的感觉就跟皇帝一样，整个四面八方的草地都是我的床，我可以随意滚动。就这样躺在楼下随着思想四外圈转悠一会儿又回到楼上开始写，说实话那段时间写得特别有激情，而且那种激情保持得特别长久，一直到我把这篇东西写完才算彻底歇菜。写完了之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过程中竟然像个傻×一样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扔在那里不敢接着看下去，只有到楼下走一圈恢复一下情绪才又回来接着看这个似曾相识的故事，我也只有把它当成故事看的时候我才是最正常的。当我认真真地把自己白话出来的文字看完之后，那种成就感只有多少年前把我第一个女朋友拿下时才享受过，甚至埋藏不住一种激动，蹦蹦跳跳疯疯癫癫的。无论我写过多么成功的文字，也从来没有过这篇东西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特别过瘾，肆无忌惮，里面的脏话我收集起来就能有一箩筐，当然不是说有脏话就是畅快，写东西的人有几个能无所顾忌地释放开自己的真实语言，我敢说没有几个，甚至在正规层次来说我也做不到，我只能做到肤浅的真实。后来我把这篇东西储存了起来，我发誓我这辈子都要保留它，绝不对他做一丁点儿的改动，一个字都不行，即使是错别字。但是后来我还是改了，呵呵……

后来我回国了，很多人看过这篇东西，又有很多人很诧异，还有很多人傻呵呵地问我“这些是你经历过的事吗？”当我点头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拉到吧！扯犊子。”我只有笑笑然后沉默不语。有了这样的经验别人再问我同样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摇头了，结果我得到的答案又是：“操！是就是呗！还怕别人知道哇？”最后我只有笑着感觉到莫名其妙，是不是真的有你们屁事儿，好看你就看，不好看就拉倒，谁也没拿枪逼着你让你看，都他妈有毛病。不过到最后我还得说一句人话，就是我写的这些到现在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估计应该不是了。记忆是最能玩儿人的家伙，比如说二十年前你向一个小姑娘表达情感，结果不但没成功

还挨了一嘴巴子，当时你觉得委屈但为了面子你还得跟朋友吹牛×，“那啥！她答应我了，但那贱货要求我每天必须接她放学，我他妈哪有那时间啊！还是拉倒吧！”就这样你骗过了你的朋友，在今后的二十年间每当有人提起或者记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以同样的答案来应对。二十年过去了，你现在自己在想起那件事情你就早已经忘了那一嘴巴子了，甚至在你思想中代替那一嘴巴子的很有可能是那个小姑娘哀求你每天放学接她的表情。所以说记忆是不可相信的，在我这里是这样，在你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当然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无论我算不算个正经作家，我都可以说作家是最能骗人和最会骗人的家伙，甚至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会连带着把自己一起骗了，而且任何人说它是错误的都不好使，事实就在他们口中。所以说你们千万别相信我，就当个傻×在瞎白话就对了，无论是真是假你该喜欢还是喜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就别看，如果你还舍不得，那你就看，我告诉你至少你能在里面找到一种感觉，那就是理解生活。

文字留在每个人心中都是瞬间的，假如有永恒那就是文字中所传达的感觉和心境，我不奢求我的文字可以做到，但我希望每个人观瞻的时候不是不哭不笑的，至少有点儿感觉，因为就在此时我自己心中的感觉是波澜壮阔的。过去很久了，写这篇东西的日子也过去很久了，但是当我坐在这里想为这篇东西写上一堆话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里面的那些故事，尽管我现在已经远离了那种心态，但我想她们，很想，很想……孟姐和小雨是完美的，绝对没有瑕疵的，至少在我这个混蛋的脑袋中永远是这个概念。说到这里也许一定有人会在想她们是真实的吗？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在我的心里她们确实是真实的，但在别的地方我不敢确定，只是不敢确定。也许孟姐这样的女人是每个男人都在渴求的女人形象，小雨是一个超越世俗的精灵，用她的闪亮驱散着世界低俗的角落，我爱她们，深深地爱着，无论何时。假如你们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也爱上了她们，那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虽然我傻了吧叽的不懂得尊重，但我承认我有些自恋，而且执著。算了！够了！我再说下去会有人拿臭鸡蛋扔我，所有的感觉你们自己去领悟吧！实在领悟不到你就骂我吧！既然摆出来了，骂和夸我都低着头忍着，这时候你们的权利可大了，拿我的面子当臭鞋垫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作品是神圣的，因为无论再破烂的小说当中也有它独到的思想境界，深邃或者浅薄都无所谓，只要它让你感受到思想它就是神圣的。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思想？在这里我就闭嘴了。抱歉！

2005年4月6日





我们被抛弃在天堂与地狱的缝隙中

我们在空寂缥缈中蠕动

我们窥见盛年的浮光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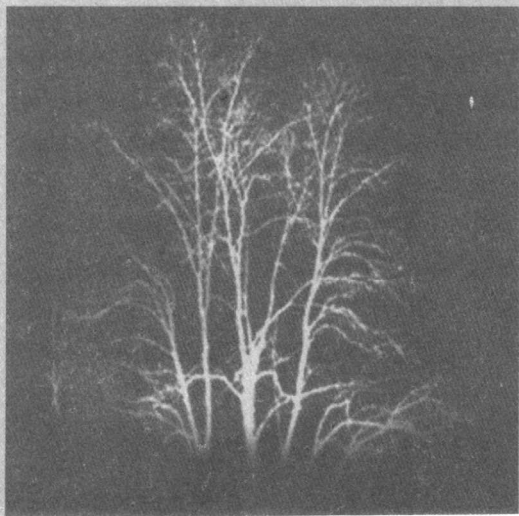
我们洞听青春悲凉的叹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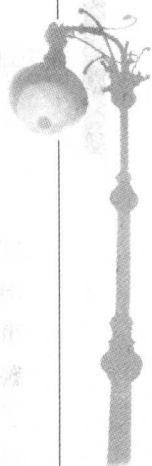
年华如风雪般凶猛地飞过

人生的沟壑亘于时空

停留在幸福初露端倪的时刻

静静地撕裂着破碎着





01》》》

“知道是为什么抓你回来吗？”

“知道。”

“那你就赶紧的，坦白从宽吧！”

“是不是我上回宰那几个人的事儿让你们查出来了？”

“你别跟我得瑟！在这里还敢穷装，惯得你皮子紧了是不？”

一个满脸横肉自称是便衣的家伙，龇牙咧嘴地对着我，听见我一说话他就想冲过来，我还真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更不信他敢打我，吓唬谁哪？！我也没犯什么事儿，再说我就是犯什么事儿了，这年代也不流行严刑逼供了。眼面前儿他要真动我一下，我非装一把混蛋无赖，求我祖宗也不给面子，就把这儿当家，但事实上我虽然不是什么正经货色，还真不是无赖。旁边一个白净的小警察过来把他拉了回去，他坐到后面的沙发上眼睛瞪得跟一块钱硬币钢一样滴溜圆，脸上的肉都在颤抖。白净的小警察坐到了我的对面，这小孩儿长得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让我看着还贼喜欢和顺眼。他一只手上捏着一个蓝色的本夹子和一支笔，坐下后先把本夹子打开了，然后拿着笔好像想在上面写点儿什么，但想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我，又把本夹子和笔都扔到旁边儿的桌子上了，之后向前挪了挪椅子和蔼地对我说：“跟你直说了吧！其实你也没什么事儿，实在没办法我们才把你带回来，这几天我们这里的电话都快爆了，都是告你那破公司的，你们招留学生根本也没有批文，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能罚多少？”

“这个我不大清楚，得上头做决定，但是我估计最少也得几十万。”

“你们抢银行不犯法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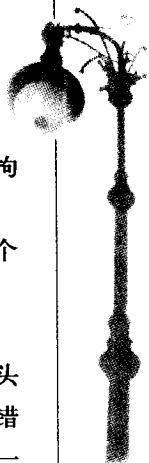
那个刚刚跟我一阵叫唤的便衣“噌”地一下又站了起来，他满脸涨红，对着我又是一顿臭喊：“你个小犊子！我不削你真不行了！把你惯出脾气来了！”我坐在那儿边笑边看着这个没智商的蠢货，他也就是没事儿瞎诈唬，一个劲儿地傻吹，没人拉着他也未必敢打我。那个白净的警察又起来了，像拖死猪一样拽着他。我开始不喜欢这个白净的小子了，贼碍事。让他打我，他还以为是那万恶的旧社会哪！要论法律我未必比他懂得少，只不过他用来鞭打别人，而我用来防守自己，说白了就是目的性和实用方式不同罢了。还有我也就是有时候爱头脑一热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忘了，但至少我现在是出奇的清醒和理智的，可能是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内的原因。当然这时我还是渴求着这个傻老爷们儿打我，他要真打我了，那点儿罚款我就名正言顺地有着落了。可他还是坐回了那个破椅子上，真是个孬种，气死我了。说实话我真就没把办这个当成一回事儿，即使是交罚款也根本没有这么夸张，根本不可能像那小孩儿说要几十万就几十万。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比比画画吓唬蒙你，一直到你开始胡言乱语为止。其实对我他们根本就不用吓唬，就现在这点事儿有啥我肯定就说啥，没必要闲扯些用不着的，刚刚我就是想逗逗那个跟我张牙舞爪的家伙。白净的警察等气氛平息了一会儿接着说：“认交罚款吗？要是认的话，我去跟我们领导说一声争取少罚点儿。”

“谢了，没有，等我挣够了再给你们行吧？我能抽根儿烟吗？”

白净的小警察也气得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想了想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黄山，很不情愿地扔到桌子上。看着他那极度委屈的表情，我没搭理他也没动他扔在桌上的烟，而是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我秘书张娜。这个傻丫头刚刚吓傻了，现在肯定还在我车上等着我。她接起电话的时候我听她的声音都还保持着颤抖的状态，我安抚了她几句，然后告诉她把我车后备箱里的烟都给我送过来，就马上放下电话了。刚刚我打电话时那个便衣的表情贼可爱，像饿疯了野狗，两眼冒着烈火向我喷来，可中间这个小警察的铁栏太牢固，他就是吃不着我这块肥肉。呵呵！我冲他笑了笑，估计他马上就要疯了。我坐在那里老实地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点儿什么，然后抬起头，看着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现在也不是正气儿了的小警察，我笑着语气平和地问他：“你们还抓谁了？”

“你的那个副总，在隔壁哪！他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可是营业执照是你们俩的名，所以他怎么说都没用。”





“真跟他没关系，他懂个六啊！你们把他放了吧！我在这儿认拘留，最多也不过几个月的事儿。”

“这事儿还轮不到你说了算。”小警察听我这么一说也给我撂了个黑脸，同时眼睛也白了我一下。

这时张娜怀抱着十多条中华烟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这个傻丫头可能是吓坏了，连个袋子都没拿，这里的人肯定得以为她来公开犯错误。她把怀里的烟稀里哗啦地放到桌子上了，然后一声不吱地站在一边，低着头贼眉鼠眼地看看我又看看那两个警察。我把她套在手指头上的我的车钥匙拿了下来，之后告诉她回家等我电话。她又站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敢抬头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迈着小快步走了，其实我心里清楚她还是挺珍惜这份工作的，生怕我真犯了什么事儿使她无处容身。她走后我拿起桌上的一条烟拆开，掏出了一包抽出一根，点上了，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包够了，剩下的放在这吧！等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再到这儿来抽。”听我说完两个人都不说话，互相看了看，可能也没收惯什么礼，再一个，在这里边儿我这样做，他们肯定也有点儿胆怵的，所以两个人都满脸尴尬地没动。安静了一会儿之后，白净的小警察恢复了他和蔼的语气接着说：“其实你这事儿不大，充其量也就是个非法经营，还没构成诈骗。但你要是硬挺着不交钱也肯定不能放你，你要是认识上边的人跟他们沟通一下，少罚点儿也就没事儿了。”

“哥们儿，我领情了。这点事儿我没必要求人，送哪个看守所我都认。不用给我操心，我习惯了。”

“那我们没办法了，尽量给你说说吧！你小子够倔。”

他们俩互相使了个眼色就都出去了，那个便衣现在的目光相比刚才倒是友善了一些，看了我一眼，跟我是他亲戚似的。我坐在窗口的凳子上靠着身后的暖气，把头躺在了窗台上，眼睛向远处看去。天空在头上蓝得透彻，有几片黑云从天边向我的头上飘来挡住了烦人的太阳。长春的这个春天显得有些温和，一切都静悄悄地无声无息地在改变，一眨眼儿的工夫街道旁边的那些冷冷清清干干巴巴的白杨树，就偷偷地钻出了一些绿色的小芽。往日洁白纯净在阳光下贼刺眼的白雪，现在堆积在四处，埋汰地变了颜色，黑糊糊的。它们的生命也接近了尾声，如果你相信人除了活在这个世上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生存状态，那么它们

跟人一样被无奈地化成了干干净净的清水，从它们的身子底下静静地溜达出来，可能它们的生命也同样接受着又一次的净化，纯净透明了之后一样还得滋润着我们。小风在这个春天里清幽幽地飘，总能让我傻了吧叽地想到漂亮女人的那双白白的嫩嫩的温温的双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们的皮肤表面，舒舒服服的，贼过瘾，有时心里还能稍微一颤，浑身一缩打几个漂亮的小哆嗦，挺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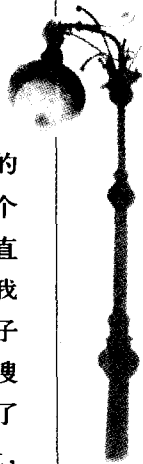
春天的到来，一切破破糟糟的东西都意味着改变，要不怎么总有傻瓜说万象更新哪！但对我来说变化的前方到底是好是坏就无法预测了，是无尽的恐怖的黑咕隆咚，还是风光无限飘荡的美丽也都无所谓了，美丽的梦想在我心里早已经模糊得不成定义了，看不到找不着，太遥远了可能在月球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小星球上晃荡着，让我总是无法找到轨迹去追赶，即使有小道儿让我去走我也嫌累。铺天盖地的风雪在这一年里飞了，但它还会跑回来，回来之后依然会再一次铺天盖地。

02》》》

“刘正国！刘正国！刘正国！”我大喊了三声都一丁点儿动静没有，刚刚小警察还说他也在隔壁，可能真的听了我的话已经把他放了。这个山货，昨晚我在家刚给我小娇妻交完公粮，这厮来电，说在家里烦闷难耐，需我陪之，前往一胜地。他能有什么胜地，无非是些破烂场所，记得高中开始他找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一律是安全场所，所谓的安全场所就是以小吃部为掩护的埋汰的地下秘密鸡店，而且还需要暗号。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我被他强行拉去，路上告诉我到了那里如果有人问我吃什么，我一定要答“鸡屁股”。还告诉我这是暗号，没把我笑死，一直到一个小吃部的老板娘问我要吃什么的时候，我还在吭哧瘪肚地笑着，幸亏他是熟客我才得以入门。老板娘拿着一大把钥匙带着我们向后院走去，先打开一个我以为是仓库的门，进去之后有个木质的破烂楼梯，走下去出现一个大铁门，我在看守所也没见有这么坚固的大铁门还有那把夸张的大锁。这么隐蔽的地方还弄得这么严密，完全是脱裤子





拉屎，不知道这到底是防谁，挺有意思，当时我就想可能倒卖可卡因的也没这么复杂。进了铁门之后豁然开朗，身旁两排每间也就能躺下两个人大小的个人工作室，里边清一色是半老徐娘。他倒是快，进去之后直奔他的目的地，我只有看看再研究，探头往一个小间里边一看，吓死我了！一个似鬼非鬼的老女人用力地咳着痰，还冲我招手。去个屁老丫子的吧！什么东西！我随即看到一个没理我的躺在那里睡觉的女人，我嗖就钻进了那间里，在外面再呆一会儿我都得吐出来。那个女人醒了看了看我也没有多大反应，拿个小盆走出去打了盆水回来，然后把门拉上，啥都不用脱就蹲在那儿开始洗她的固定资产。刘正国跟我说过一首七言绝句，“固定资产随身带，俩腿一劈一百块，洗巴洗巴还能卖，造福男人谁都爱。”可是眼前这东西，头发零乱如草，皮肤枯干如树，乳房垂下如条，两条乳房之间肚皮松散如沙皮狗，不用说“碰”了，看一眼都是勇士。我掏出两张票子扔在那儿，赶紧跑到铁门旁边抽烟去了。出来后刘正国问我给了多少小费，我说两张。那混蛋傻了吧叽地硬要打车再回去把钱要回来。原来那里只要我给的四分之一就够了，完完全全一个农村公共小茅楼。后来刘正国就有了个外号叫老狗，“老”乃他的本相，“狗”交配之时执著到底，即使你用棍子打也未必能分开。所以刘老狗跟他绝配。

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到的地方还算对我心意，一个小酒吧客人不多，乐队现场伴奏，客人在舞台上任意嚎唱。一进那里他就飞快地蹿到上边儿嚎叫他那首《男人哭吧不是罪》去了，最近这首歌成了他的主打歌，走遍八方惟爱此歌不放，跟李白爱酒一个劲头，但人家李白是条真正的汉子，他就差了点儿。他唱起来一顿一挫真有点儿狗叫的意思，有几个客人已经忍受不了起身走人了，我只有尽量不去听，就坐在那里自己喝酒。几杯伏特加下肚之后我自己想唱的欲望是越来越强了，看着他在台上的样子，丢透那娘家人的人，我跑上去把他推下去了，我站在那里开始唱。说实话前些年我在我们这帮子里只要唱歌，我就是真真正正实力派的麦霸，还有我的英文比较地道，一来点儿洋味儿的他们都傻，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就是不懂啥意思只能无声地敬佩。那时候我们常找个练歌房直接包房子，然后一人一个包房傻呵呵地抱着个麦克站在包房门口，把门一开，一个个地对着外面一顿爆喊，那才叫唱歌，就是一个爽，结果一般情况下第二天能说出话来的没有几个。昨晚我上台后先来了几首英文歌，之后四面掌声顿时大起，我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足，顿时觉得信心倍增，接着倾情唱起了曾经最拿手的校园民谣。就这

样断断续续一直唱到后半夜三点多，最后一首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唱到一半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傻了吧叽的怎么了，突然有种流泪的冲动，忙扔了麦克拉着老狗离开了。

“不忧愁的脸是我少年，不仓皇的眼等岁月改变。”高晓松这歌词写出了岁月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现在的我虽然谈不上忧愁，但脸已苍老。眼神虽不仓皇，但已经丢了许多执著与感动。

开车回到小区门口时，小区门已经关了，门卫在里边睡觉，我用力地按了几声喇叭。他眯着睡眼骂骂咧咧地出来，一看是我，马上眼睛睁得老大笑嘻嘻地对我说：“韩哥回来啦！”我朝他点了一下头过去了。这小子以前成天吊儿郎当的，一副十个不服八个不愤的小样儿，有一次大飞来我这儿，他拦门口不让大飞的车进来，把大飞气急眼了差点儿没撞死他还赏了他一大巴掌，从那以后他看见我们就像见了亲爹一样。回到家里我的小娇妻还没睡，正在床上看着电视，瞅见我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人家夫妻俩多好！”

“嗯，是够好的。”

“什么是够好的，你知道我说谁呀？”

我往电视上一看，是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嘉宾冯导和他老婆，然后对她说：“不就是他俩吗！一个像老头一个像农村大傻妞。”

“哎！你说你当初接着搞电影多好，弄好了现在也是个名导，那我们不也能像他们一样幸福了。”

“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幸福啦？像他们哪儿好？你可以说这老头导得好也可以说那大姑娘演得好，我可不想这么早成老头，你喜欢傻妞你自己慢慢使劲吧！”

她趴在我身边盯着我的脸贱兮兮地说：“老公，跟我说说你当初在电影公司干得不错正有发展怎么就不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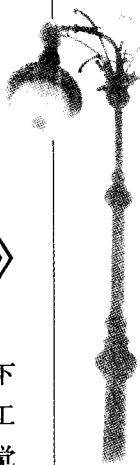
“累了，睡觉。”

“跟我说说嘛！”我懒得理她，她还不依不饶。

“我他妈说睡觉，你听见没？！”

这个小家子女人，非等我不耐烦发脾气时她才能安静会儿，我躺在那里一时之间也睡不着，脑袋里转了转想了想，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住了也快要二十天了。





03》》》

上个月我公司公开招聘一名部门主管，原因是以前我得力的部下休产假，我实在没办法了，因为理由太刁钻让我无法挽留。但这人的工作没人干了，于是后来就招来了这个小女人。第一天她来面试我就发觉她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儿，是暧昧淫荡的那种，后来想想这么多应聘的就她研究生毕业，样子又让人看了非常舒心。小瓜子脸大眼睛标准的鼻子配套的嘴，反正就是不错，即使当个花瓶她也是最合适的一个。我思想斗争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留下，最多我使使劲挺住就得了，对我来说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后来她上班后的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厕所门口抹眼泪，我以为她在公司里受了什么委屈，作为老板我理所应当询问一下原因，她抽泣着使了半天劲儿说她失恋了。当时我一听差点儿没忍住直接乐出来，我一直傻了吧叽地认为能为失恋流马尿的男人或女人，心里肯定有一小块净地还未被污染，也就是还能有那么一点儿纯洁。所以后来我就放了她的假，准许她回家带薪休息，闹心够了眼泪哭干了再回来上班。其实真实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最烦女人在我面前哭，看着就闹心，当然有些人肯定会除外的。大学的时候，有个傻女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了一整天，原因就是因为我一个月没去看她。结果那天晚上跟别人打架在派出所呆了三天，差点儿没把我老爸气背过去。

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剧院正看二人转，魏三演一傻子罪犯，一女警问他：“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魏三低着头缩着脖子答：“知道，坚强罪。”女警大叫：“什么？”魏三一副猥亵的死样儿傻笑着说：“说反了，是强奸罪。”我们这一帮人被逗得哈哈大笑。这时我的电话在兜里哆嗦个不停。

我走到外边接起来问：“哪位？”

“是韩总吗？”

“对，我是韩雨山，别叫我韩总，听着别扭。可否告知您大名？”

“哦！我是陈小书。呵呵呵呵！”

“陈小书？您又可否告知我是否与您相识？”

“呵呵呵呵！就是你们公司的新主管。”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她，而且她的声音元素里一丁点儿失恋的迹象都没有，接着一丝诡异的想法在我的脑袋里顿时冒出，就是这女人我得注意。我接着说：“不好意思，这里太吵，我没听清，不过即使听清我也不会知道你就是那个我的新部下。对了，你不是失恋了吗？在家休息得怎样？好了就该上班了，要不然一个产假一个失恋假，我公司该改成妇女慈善协会了。”

“韩总，我想喝酒，你可以陪我吗？”

“我正和朋友们在一起。你要不怕他们吓着你，你就过来吧！不过有一点，不许哭。”

“和韩总在一块儿我还怕谁，我不会哭的。”

“还有一点，小书，你叫我雨山或者韩哥都行，下班之后我好不容易可以从那个破经理翻身至我本人。”

回去之后二人转正好休场，我叫上他们赶紧离开。我们一行五辆车一辆一辆地开走，就我一个本地破捷达。凤凰城一天二十四小时名车展，长春这个小破地方，有钱人好像就那么几个地方能显摆他们那点臭子儿，这里算上一个，再有就是新开的那几个豪华的洗澡堂子了。我也是个跟他们一样的俗人。更没办法的是大飞、于凯、老太太、红孩儿、王齐、老狗、少将、威子，都是些爱穷装摆谱的人，吃饭就喜欢这儿，其实想吃海鲜哪儿不是一样，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活蹦乱跳的，除了臭的就是腥的。进去之后我们一彪人马围了张大桌子坐下了，大飞拉着服务员挥着个大爪子吵吵嚷嚷地点菜。我向窗外看去，金黄色的暮色中，一个女孩穿了个黑色长裤不过下半部分被一双深黄色大马靴裹在里面了，上身是比较肥大的黑白相间的长袖高领衫，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小背包，头发挽起在脑后卷成一个小馒头，身上再没有其他的装饰，有一种自然的气质飘荡出来，姿态优雅皮肤白净一步三扭地向这个门口走了过来。我正看着外边，老太太就凑乎到我身边顺着我的视线也向外边看去，脑袋靠在我耳边淫贱地说：“愣个屁神儿，喜欢！喜欢你直说，我去帮你拿下。”

我转过头瞪了他一眼说：“滚犊子你！这个我认识。”

“别总傻吹，这妞不错，像个正经白领。我告诉你这样的我看多了，但是干得更多。表面高贵大方风情万种，背后……”





老太太还在那里哇啦哇啦叫着，我根本拿他不存在，已经起身去接那个女人了。到门口我冲她点了一下头把她迎了过来，看来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面带笑容地晃了晃身子亲切地叫了声“雨山”，当时我身子就是一颤，立马发现我仁慈地叫她改这个称呼百分之百是错误的。我领着她走到我们的桌前跟这帮混蛋说：“各位，这是我们公司新就职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屈任雨山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主管的陈小书同志。用我老妈的话来讲这些都是我的狐朋狗友。一会儿你们自己介绍吧！”这帮大老爷们儿一看有新的美女到来，眼神都不对了。老太太倒是识相，赶忙起身把旁边的椅子拉了过来，嘴里还在跟我嘀咕着“你他妈真认识”。小书落落大方地坐下。

小书坐下后说：“可以问一下各位哥哥怎么称呼吗？”

这时就见老太太一伸手大声喊道：“放心！这个问题太哥给你搞定！”

这时诸位兄弟都在饮茶或是吸烟，听到“太哥”这两个字儿顿时都喷了出来，只是有的是水有的是烟。大飞拿起桌上刚擦完手的湿巾向老太太狠狠地砸了过去，嘴里还在骂着：“你他妈少扯，老太太就老太太，什么狗屁太哥，菜还没上哪！你还想不想让我们吃饭了？！”

老太太又笑嘻嘻地说：“行！咱不整没用的，小妹妹才来，你他妈的就不能文明点儿？现在我先从容易介绍的开始。我！这帮筷子都称呼我为老太太，所以你也随他们叫吧！大力出租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是我的名片。”

小书接过名片看了看似乎很惊讶地说：“啊！大力出租车公司就是你开的！我知道在街上好多出租车都是你的，随处可见，车上都印着大力出租车公司，其实你不用给我名片，我想找你了到大街上看一眼就知道你们的电话了。还有，我还是叫你太哥吧！因为我不想成筷子。”

“哈哈哈哈哈！你这小妹妹还真有意思，爱叫啥叫啥吧！不怕他们揍你，你就叫太哥吧！其实也没什么，长春也就一半出租车是我的……”

嗯？嗯？嗯？嗯？嗯？满桌的人都在瞪着他发出这样的声音。原因是他一吹起牛皮来要是没人制止，一会儿他就把地球放在头下当枕头睡了。

老太太接着说：“不好意思，开始入正题。韩雨山这个混蛋就不用介绍了，你们的老总，至于他的光荣事迹埋汰历史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